

「獨蛙」不知兩種自由

「香港獨立」之論說，經歷反對派長年經營，已成為可以浮出水面侃侃而談的焦點熱話！

其中兩大謬論頗讓潘某人嘔一驚！一是有人聲稱「港獨」曾有大學生隨便說過，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公開批評，才會有香港人當一回事！甚至聲稱梁振英才是「港獨之父」！有古稀之年的讀書人深信不疑，這才夠教人對香港前景感到悲觀。二是一度覬覦香港百年老牌大學副校長之職的法律教師，揚言口說「港獨」可行亦不算推動「港獨」，除非有實際行動高級官員的行為才算！不過這番惡毒言論很快就在反政府傳媒的宣傳機器上全面「下架」。

香港人生活忙碌而善忘，便不在意曾經有人煽動謀殺公職人員！好在「香港獨蛙」嘴上勇悍卻保重身體得很。勇於殿後執法人員，殺人則還未敢膽。

近日有反對派的重量級人物，聲稱香港年輕人宜有「港獨」的自由！這位「港獨」井底之蛙不是有任何過人之處，只因好幾年前還是中學生的時候，被反對派的「大佬」（廣府話用以形容幫會頭領）看中，欽點為干預香港教育制度、政治法治的領軍人物，於是這「獨蛙」名義上是個大學生，卻疏於上課，忙於政治，相信多年來學問識見沒有什麼長進可言。其實早在當年中學文憑試未放榜前，已有反對派大學教師怕他成績不濟，事先張揚要各大學破格錄取此蛙！

現時許多反對派大學教師都沒有負責任地教學和研究。於是原本領

薪水負責教授法律的大學教師，卻跑去教香港小娃娃犯法；政治行政科的教師，則篩走自己不喜歡的學理學說，在日常課堂只重複灌輸自己所屬政黨的一套！香港大學教育在如此畸形背景之下，我們還可以期望這個反對派重量級的「港蛙港蛙」能夠知道有幾多種「自由」嗎？

筆者以下簡介的兩種「自由」，莫說唸政治學的大學生應該知，在當今政治炒作籠罩全香港的大環境之下，則中學生和學生家長都要明辨。英語「Liberty」可譯作「自由」，美國紐約的重要地標「自由神像」英文名就叫「Statue of Liberty」，這種自由特指從過去受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新狀態。即如美國獨立戰爭時的宣傳口號「Liberty or Death」（不自由，毋寧死）。「Liberty」的同源字「Liberation」譯為「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英文名也就是「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重量級「港獨蛙」吹噓的「自由」是「Freedom」，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等都用這字。「港獨蛙」學業成績庸常，不會知道「Freedom」的詞尾「-dom」解作界限，例如「Kingdom」（王國）是「King」（王）管治權的界限，即領土內的事務。「言論自由」亦有界限，不可犯法。鼓吹推翻政府的言論，必然要干犯「叛國」或「顛覆」等罪，具體情況要視乎該國法律規定。

教師說具體暗殺政要才算「搞港獨」，「港蛙」說年輕人宜有「港獨」的自由，都是「叫人衝、自己鬆」（鬆在此是廣府俗語字，指「逃避」）的醜惡劣行！

吃下了的苦與樂

中國人說「禍從口入」，的確，食物的好壞或是否適合身體，會即時或假以時日反映出來，很多疾病也源於我們不適當的飲食習慣。

一位少女胸背長期長滿小瘡，多年來看過無數西醫及多位中醫也絲毫無助。最近聽人說有好中醫也就姑且一試。醫師說皮膚問題源於脾虛，除吃藥外必須戒口，他開出長長的一張戒口清單，禁吃的包括：一切冷食物如沙律、雪糕、魚生、西瓜、蜜瓜、雪梨、香蕉、西柚、火龍果、薯片、蝦片、炸雞翼、炸豬扒、蝦、蟹、牛；飲品則忌一切冷飲如汽水、啤酒；也不能喝所有涼茶、綠茶、花茶等等。少女看着清單大叫：「我還有什麼可以吃的！」這就是年輕人日常最愛的東西，要她全戒掉，頓時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問醫師：「診治期多長？」答：「三個月。」家人在旁勸說：「忍耐三個月，換來白滑皮膚，值得！」少女像被推入刑場般苦，但無奈。

最近在社交媒體看到一條短片，一對美國漂亮子女不知何故兩人癩臉癩瘡頗為嚇人，服西藥一年無效，後來她們發覺吃下的東西全在

臉上反映出來，於是決定改變飲食習慣，開始不吃所有的動物和脂肪高的食物，包括奶、油、果仁、花生醬等，只吃豆類、糙米飯、意粉、麵包和燕麥等，她們還吃下大量水果排毒，意想不到約六個星期後，毒瘡消失，皮膚較前更白滑。她倆證實了吃下什麼與美醜絕對相關，她們的改善皮膚短片備受注目，成千上萬的女孩子也跟着做。

有位母親帶五歲好動的女兒去看醫生，醫生懷疑小女孩有過度活躍症，囑咐要戒吃朱古力、士多啤梨、雪糕、糖和可樂，正在蹦蹦跳跳的小女孩立時晴天霹靂，嚷着不要看這個醫生。

朱古力的確會有刺激作用，正如法國電影《情迷朱古力》，便強調朱古力可讓人更熱情快樂。可見食物可吃出苦與樂！

《情迷朱古力》電影強調朱古力可讓人更熱情快樂。作者提供

關於「熱詞」的「冷」思考

隨著互聯網的產生與發展，網絡熱詞也一直在產生與發展着。小理還記得，2017年教育部發佈的十大網絡熱詞是：「打Call」、「尬聊」、「你的良心不會痛嗎」、「驚不驚喜，意不意外」、「皮皮蝦，我們走」、「扎心了，老鐵」、「還有這種操作」、「懟」、「你有Freestyle嗎」、「油膩」。但如今，去年這聲名赫赫的十大熱詞你還記得幾個？

這說明，語言，即使是互聯網語言，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它既是在不斷的發展中，也是在不斷的調適與汰劣中。再往遠了說，「政敵播典」其實就是「秦始皇燒書」的古說，但它如今早就「作古」了。不是誰讓它「作古」的，而是在社會的不斷發展變遷中，它自然而然地就消逝了。

但這又絕不是說，我們對於層出不窮的網絡熱詞，都可以聽之任之，由其自生自滅。這樣肯定不是一個積極的語言學態度。要知道，在我們漢語言的優雅歷史上，曾經有過多少「僧敲月下門」的「敲」和「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那樣卓爾不凡的講究啊！

但是今天，xswl、zqsg、djk、lks……這些都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要是不到網上去「熱搜」，你還真是不可能知道，這就是當今很多「05後」的「飯圈用語」，其意依序為：笑死我了、真情實感、頂級流星、練習生……有什麼發現嗎？無他，原來這些「05後」的網絡語言表達方式已經簡潔到直接用其拼音的首字母代替了，這種「代替」無異於對我們歷史悠久、文明優雅的漢語言進行「解構」，我們不能不對這一語言現象進行不可或缺的「冷」思考。

還有呢：積極廢人！這到底是什麼？僅從字面上理解，這顯然是指積極（努力）了半天也還是個「廢人」。這樣的「熱詞」，難道是一種「積極」的語言學現象嗎？

有的年輕人說，「積極廢人」是一種自嘲，指的是那些喜歡給自己定目標卻永遠也做不到的人。或許吧。但年輕人又焉能止步於自嘲？尤其不能止步於淺薄的自嘲。積極的語言學或可更改「積極廢人」為另一種說法——「廢人也要積極」！

語言之妙，存乎一心。網絡熱詞，儘管不以期然而出，但它要用「秦始皇燒書」代替「政敵播典」，絕非計日之功，更不可能蒙混過關。因為，不止小理一個，隨着移動互聯網無往而不「熱」，正有愈來愈多的漢語言守衛者不斷地進行着關於「熱詞」的「冷」思考。

談禪論道

思旋 天地 思旋

香港真是個福地。香港是國際眾多中心城市，東西文化匯聚的大都市。每年聖誕節，是公眾假期，無論是否教徒都享受到節日假期，往外度假去。香港回歸祖國後，宗教自由不變之餘，且享受了更多的信仰自由。

在香港佛教聯合會時任會長釋覺光高僧大德以及眾多教徒積極努力下，在一九九九年起爭取到特區政府在佛祖釋迦牟尼誕生農曆四月初八日為佛誕節公眾假期，全港教徒與非教徒，都能享受假日的盛會。

香港佛教界為迎請佛門盛會，將舉行佛誕浴佛活動慶祝之。傳說中佛祖釋迦牟尼降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九龍吐水為之沐浴。因而，世界各地佛教徒皆以浴佛等方式紀念佛祖誕辰，所以佛誕節又稱浴佛節。

思旋雖非耶穌徒，也非佛教徒，但喜歡學習各種信仰，以作修身之用。曾記得二零一二年四月，在香港佛教聯合會時任會長釋覺光高僧籌劃下，在香港體育館舉行慶祝佛誕浴佛大典。思旋有幸應邀參與盛會，喜見萬眾來儀，群英際會，講經說法，談禪論道，讓我得益不淺。

思旋的媽媽與多位親友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在佛誕當日，他們都會齋戒沐浴，虔誠禮佛禱告。思旋雖非佛教徒，但在此日沐浴洗滌心靈，寧靜致遠，靜心反省如何做人，如何學做人的道理。我認為人生，學做人，首先要「弘道立德，濟世利人」。做人要有正確方針，要取得成功，必先要有希望。學習生存，必先要有愛心，要有感恩的心。

人生歲月並非坦途，可能歷盡滄桑，但不要緊。做人要有包容的心，學懂放下，才能有自在人生。有了自在人生，身心自然健康快樂。

當然，一些佛教徒修身養生，是一個大修行。本人則認為這是做人最基本之道。「天行健，自強不息」，終身學習，砥礪奮鬥，不斷向前行。

虔誠佛教徒每喜吃長齋，但部分人喜擇初一十五茹素。現代人生活質素高，食物豐富，為了減少「三高」，為了健康，也想每月擇日素食，以保安康。

本港飲食鉅子，四洲集團戴德豐伉儷早在十數年前開設著名齋店功德林素食館，深受饕客歡迎。每逢佛誕日，該店皆會推出特別素食出品，以作招徠。思旋也喜吃素，最喜歡的是馬會的「溫公齋煲」。

有人以為素食缺少營養，所以加上蛋類作補充。但有人卻認為，蛋類不是齋品，究竟蛋是否齋呢？眾說紛紛，誰也說不清。

愛惜生命

生活 吳康民

我的大兒子小綱，因為長相俊俏，常被模特兒公司僱用，拍攝宣傳片，過去交通銀行在灣仔有一大幅宣傳片，凡渡海汽車經過，都可看見。

現在一幅他和一個小女孩合照的廣告，也時見於報章上。

我的小孫兒也活潑可愛，也許模特兒公司還沒有發現，否則他和伯父一雙一對可以在廣告界打出名堂來。

我的二哥曾任第一任的珠海特區市委書記，他在讀中學時也是不少女學生追逐的對象。他年輕時參加革命戰爭，也較早和二嫂談戀愛，結婚也較早，而且他是我們兄弟姊妹較「多產」的一位。共有五個兒女六個孫子，比我們其他兄弟姊妹要多。

應該說，我們姓吳的一系應該是長壽家族，我們兄弟姊妹共八人，大哥活了九十七歲，二哥活了九十四歲。我今年九十二歲，仍然頭腦清醒，四肢靈活，如無意外，再活幾年，應無問題。我們兄弟姊妹八人，大哥和二哥都以高齡辭世，其他六人，仍然健在。但我的老伴黃穗良一系，同樣是兄弟姊妹八人，卻只存七妹穗華一人，現居泰國。也許長壽與否，也有遺傳性的。

長壽並不一定幸福，還得看一個人活得有無意思，如果碌碌無為、尸位素餐、空佔職位、不盡職守，「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這樣的長壽翁，徒屍居餘氣而已。

但人人都希望長壽，罵人也常有罵人短命鬼的，或者說「你去死啦」，可見長壽也是一種福氣。咒罵人早日死去是很惡毒的一句咒語。有的人生活無着，可謂活得很辛苦，所以每有自殺的新聞。除此之外，為政治的，為病患的而自殺的，也不少见。生命是寶貴的，父母為生養兒女，得花費多少心血，隨便丟棄生命，既對不起父母，也對不起社會；自殺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行為。

愛惜生命，是孝順父母的一種表現，青年人特別不要一時衝動輕生！

老北京的夏天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愛的」這是老舍對北京夏天的定義。老北京的夏天，說不完、講不夠，沒有雪糕、可樂、電腦、手機、空調……但從裡到外都透着老北京的情趣和自然。

夏天的雲，夏天的雨，夏天的晴空萬里……「油然作雲，沛然作雨」總是那麼突然，那麼意外，玉淵潭波中的小船，頤和園的涼爽樹蔭，北海湖波中的小船，頤和園的涼爽樹蔭，玉淵潭波中的小船，頤和園的涼爽樹蔭，玉淵潭波中的小船，頤和園的涼爽樹蔭……如置清涼世界，頓忘塵囂是十分愜意的享受。雨後花草草綠油油的、香噴噴的、濕滋滋的，在荷花缸上、各種物資的馬頭牆角、大樹的根部……都有小小的蝸牛在爬行。

北京的春末和夏初只是眨眼的工夫，北海、什刹海和後海的荷花。等水面兒的荷花綻了白，透了粉兒，給京城添了景致，也就意味著五顏六色的盛夏到了。荷葉上滾動着露珠，像珍珠一般晶瑩剔透。夏天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季節，老北京人說「天棚、魚缸、石榴樹」，這是四合院夏天的情景。那糾纏的爬山虎，肆無忌憚地攀附在斑駁的老牆上。院門口那京韻京腔的聊天聲，唧唧呀呀的二胡聲，此起彼伏的吆喝聲，小孩子聽起來似懂非懂。門口的石墩，小夥伴最愛坐在那裡一起玩耍，在胡同口歡蹦亂跳地追逐着吹糖人的老爺爺……仲夏，蟬、蟋蟀、油葫蘆等，此起彼伏的鳴叫，在公園的花叢，路邊的草叢，院落的金魚缸下，叫出它們的深沉而獨具風格的樂曲。還有夾竹桃上、絲瓜架、葡萄架下，掛着的精緻的蝸龜籠子。

夏天悶、熱交雜着，晴天是乾熱，陰天就悶熱，西瓜是最解暑的，那時候的西瓜主要是「黑崩筋」，還有「大三白」、「綠三白」、「花皮瓜」……買了瓜，就用盆兒接上涼水鎮着，泡上三四小時，中間兒要換換水，把瓜泡透了。等晚半晌兒全家人都吃了飯，大家圍在一塊吃西瓜，邊乘涼、邊聊天，那可是熱天裡最高享受。還有那時老北京人家的飯桌上，都少不了拌茄泥、煮毛豆、拍黃瓜和煮鹹茄兒。

中午，太陽像火球一樣高高地掛在了空中，熾烤着人們的肌膚。窗台、院牆都熱得燙手，樹葉打了蔫，所以老人們就會說：「這天兒跟下火似的。」老舍先生在《駱駝祥子》中有生動的描寫：「六月十五那天，天熱得發了狂。太陽剛一出來，地上已經像下了火。一些似雲非雲似霧非霧的灰氣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覺得憋氣。一點風也沒有……街上的柳樹像病了似的，葉子掛着層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條一動也懶得動，無精打采地低垂着。馬路上一個水點也沒有，乾巴巴地發着白光。便道上塵土飛起多高，跟天上的灰氣連接起來，結成一片毒惡的灰沙陣，燙着行人的臉。處處乾燥，處處燙手，處處悶，整個老城像燒透了的磚窯，使人喘不過氣來。狗趴在地上吐出紅舌頭，驢馬的鼻孔張得特別大，小販們不敢吆喝，柏油路曬化了，甚至於鋪戶門前的銅牌好像也要曬化。」大戶人家搭天棚，平民百姓搭涼棚，清朝道光皇帝就有一首詩「消夏涼棚好，渾烈烈日烘……」清朝的圓明園、頤和園等園中，雖然佳木陰森，但每年仍然要搭天棚，當年就有一流行語「頤和園又搭天棚」。在老北京天棚是極為普通的消夏措施，對於住家來說雖然不比每家必搭，但對於商家來說，一到夏天就是肯定要搭的，拿西單大街來說，從西單商場開始，沿着便道向南走，直到西單牌樓轉角「天福號」門前，都是很大的天棚，即使下午西曬的時候，行人也一點都曬不到，真是奇妙。

這時節，孩子們最大的樂趣就是到湖裡釣蝦。只要準備一根線、一個用大頭針彎成的魚鉤就夠了。釣蝦之前，先用小木棍或石片到土裡挖蚯蚓，然後把蚯蚓穿在魚鉤上就可以釣蝦了。一兩個小時一般能釣到十多隻蝦，每隻大概有指頭那麼長。夏天的記憶，就這樣在天地間盡情地揮灑，在藍天白雲下，描繪着一幅幅美麗的畫卷，裝扮着這個美麗的季節。

《天橋雜詠》裡有這麼首詩，「六月炎威暑氣蒸，擊來一碗水晶冰。碧荷襯出清新果，頓覺清涼五內生。」老北京夏天解暑的東西，可就試多了，不怕你貪涼。像「河鮮兒」和「冰碗兒」就是。還有就是冰窖口往外運冰的車，看着就冰爽涼快。還有酸梅湯、雪花落、扒糕、涼粉等類消暑小吃。酸梅湯加了糖漬桂花和冰糖，如琥珀般的顏色，冰塊在碗外邊鎮着，不僅解暑，還是綠色，純天然……北京的冰窖可以分為磚窖和土窖兩類。磚窖屬於皇家或者王府，是用石材和城磚砌成，慈禧夏天雖不開冰，到了西安還想着北京的冰窖。《庚子——辛丑隨筆紀實》中說：「辛丑在陝度夏，慈禧要吃冰鎮酸梅湯，關中天氣溫熱，向無存冰，御膳

房計無所出。有當地人建議，謂距長安城西百餘里之太白山……山中有一岩洞，深邃陰涼，內有千年不化之冰。因命地方官每日派人赴太白山運冰，供御膳房用。」

老北京，夏天的冰是要花錢的，普通老百姓消夏的最簡單方法，就是用「井拔涼」。老北京的水淺，挖一丈左右就見水，兩三丈就是深井了。新從井中打上來的水，清涼冰涼，北京人稱之為「井拔涼」，這可是老北京人的天然降溫寶貝。如老舍小說中所說，幹體力活的人，從井中打水喝，就是享受一下喝下透心涼的井水時，從頭到腳，全身毛孔突然收縮時的快感，老百姓用井拔涼水製作各種冷食。圍着鐘鼓樓、煙袋斜街、南鑼鼓巷、後海……兜一圈，在鼓樓上俯瞰眺望老北京的彩虹。彩虹像一座五彩繽紛的天橋，好像穿過這座橋就可以到達仙境一般……在大自然的四季裡，夏天是成長的季節。在生命的長河裡，夏天是人生熱情奔放的時候。

滿天的烏雲瀰漫，也許會被塵封一段記憶，也許會成為我們巨古的見證。有一個夏天，是老北京心中無法撫平的傷痛。1937年的夏天，七月流火，耀武揚威的日寇進出北平，盧溝橋事變後，於7月28日，日軍向北平近郊南苑、北苑、西苑發動總攻擊。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官兵同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戰，但未能擋住日軍的猛烈攻勢，副軍長佟麟閣和師長趙登禹殉國。二十九軍陸續經門頭溝撤退，北平淪陷……

每一個季節就是人生的一個台階，縱然有挫折，有煩惱，有天崩地裂，有心靈創傷，有徘徊不定，遺憾成霜，也要問心無愧……有時候我們活得很累，並非生活對我們很刻薄，而是我們自己太過在意別人的表情、言語、動作，其實，並沒有誰會把你放在心上。考試的前一段時間，老師在給學生拚命地複習，害怕考得不好，這就是苦苦後甜，小夥伴知道夏天的味道是有一點苦的。

驚然回首，不經意間，我早已經走過了那個夏天，一去不復返……氣候和季節，四季輪迴年年如此。而我們，走過去了就過去了，是不可能輪迴的，真是遺憾。

花城社長詹秀敏

昨日 陶然

已經記不得何時結識詹秀敏了，只知道很早。當時她還是花城的編輯，開會時，經常和朱蕊同房。記得有一次，曹惠民送書給她，上款題了「秀敏」，後面便是點點點，結果如何，我也不曉得了。

不久，她又成了花城出版社的對外編輯部主任，再後來又上升為社長。就是這麼個風風火火的女漢子，辦事乾脆俐落。說到底是潮州女性的英豪本色。

應該是在一九九九年，在泉州華僑大學開會的時候，曹惠民拿着他主編的《閱讀陶然》校對稿，去找她們，回來後轉述，詹秀敏表示，她不清楚寫成如何，但憑着那麼多人肯寫，至少人緣應該不錯。當然，我只是聽說而已，並非親聞，是不是準確，也不清楚。

她卻真當一回事，當場把手下編輯叫來，當場交代。只是我個人的原因，種種因素，令我一拖再拖，沒有下文。直到今年初，她手下一個編輯發微信，自我介紹，奉詹社長之命，追回書稿下落，令我愧疚；也敬佩她的真誠。前幾年的某一天，突然接到她的電話，要隨一個代表團訪港，說到港後會打個電話約我見面。我當然開心，但後來電話沒來，之後不久才見到她，問起此事，她笑說，公務在身，身不由己，只得服從大局。我當然明白她的苦衷，一笑之了。

我想起二零零五年三月，由劉俊和蔡曉妮主編的《跨區域華文女作家精品文庫》出版，呈現十位實力派華文女作家的作品選本，當時我對這套叢書感到興趣，香港又買不到，於是問詹社長要，她馬上應諾了，而且很快就給我寄來了之前，我也向她要過由花城推出的五卷本《白先勇文集》，因為我喜歡白先勇的作品；她同樣也二話不說，就以很快的速度，把

五卷本送到我枱面上。由此可見她的乾脆俐落，辦事非常爽快。我不清楚這是否有我們多年的友情在起作用，因為雖然相識頗久，但平時很少聯繫，連過年過節也從不問安。以她社長之職，雖不能說日理萬機，但她的忙亂，也可想而知。所以，我無事不去叨擾她，有事也盡可能不麻煩她。我覺得與她的交情，是有點淡如水的味道，但我相信如果真正遇到難處，以她的個性和處事方式，應該是會盡力幫忙的朋友。

前年，秦嶺雪和我奔赴廣州探望曾敏之先生，在他家門前與詹秀敏會合。當時，曾老精神還好，聊天時，秀敏抓緊時機，力勸曾老出關於他自己的書；這本來也體現出她作為社長的組織進取心和責任感，但似乎曾老有所保留，沒有答應下來。後來他的身體急轉直下，大概此事也就辦不成了，至為可惜。

但，作為社長，詹秀敏展現了她的風格，體現了她的人生價值。花城就是她的一個品牌。